

# 专为寻找石头城而来的人全死了

完

悬疑小说

三天后,一个女人独坐在草滩上,看着天空中的云朵飘动。

黑雅已经回到了小屋子,和阿雅姆一起照顾小狼崽子和前些日子认领的干儿子,等着刘汉归来。不远处一片热闹,山南寨子里的人为阿雅姆大叔举行了一场大型的舞会,借以表示对误解他的歉意之情。

远处,地平线上一个高大的黑影越来越清晰,伴随着他略显疲态的步调,紧跟他的云团的阴影也跟着天上的风一起运动着。

刘汉回来了,他的脸上满是疲倦,身上满是风尘,后面跟着小扎巴和“七把刀”。晨色嬉戏,大多数人还在沉沉地睡着,又一个疲惫的汉子赶来了,可他并没有赶上狂欢。那是左三,那个谜语一样的男人,袭击越野车的鹰显然对付不了他。

然而他此刻真的疲惫了,他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,但现在一只小小的“菜鸟”都要与他叫板——他要找刘汉讨个说法,为什么同是军人,他可以做的自己为什么做不到,他所拥有的为什么自己没有。

二十年前的左三是个“委屈的孩子”,当他的野性与战斗素质所建立的自我认同崩塌的时候,便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,任何知道他故事的人都会唏嘘这个过气的英雄,他是个“忧伤”的战士,不只是把自己关在战争记忆当中,也把“战争的创伤”留给了别人。

左三拿枪逼住刘汉,大口大口地喝起了留在刘汉身边的青稞酒,一瓶喝下去,他似乎有些醉了,全然没有了风度,变得婆婆妈妈。

“我告诉你。我是个老兵,比你的资历还老!老子打过越战,打完越战回到了地方,转业成了一名公安民警,在自己的本职岗位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全局的警察中抓捕逃犯数我抓得最多,后来找了个老婆,是个卖菜的,大我三岁还带个孩子,孩子是个女

孩,六岁了,挺懂事,一直管我叫大胡子爸爸。工作在外我没有时间照顾她们母女,两个人一直相依为命。后来我老婆怀孕了,卖菜的大妈们都说着这大肚子保准生个大胖小子。我头一次尝到当父亲的感觉,多好啊!”

左三精神恍惚地只顾自个倾诉着,他不在意有没有听众。

“有天晚上,我老婆突然临产了,周围没有熟人,她只好自己挣扎着去了医院,可医院里的人死活不接,非要家属先交五百块钱住院押金,我赶到医院后,掏遍了所有的兜,才从右边口袋里找出几张饭票,左边的口袋里只有三块钱。无奈我把工作证抵押给了他们,好说歹说要他们先救人,我回去借也把钱借回来。那时候大家都穷,好不容易借到了三百块钱,等我赶到医院才发现,老婆还坐在我临走时扶她坐的凳子上,她的身子已经僵硬了,血顺着裤管流了一地。

“知道吗?静静的医院大厅里不时传来值班医生和护士嗑瓜子的噪音,还有电视机里男男女女的欢笑声,那一刻谁他妈的知道边城一个小警察的老婆孩子死掉了?最后我杀性顿起,一脚踢开了值班的门,拿手枪将两个医生和两个护士都干掉了,“再后来我知道已经不能回去自首了,我还有个女儿,我死了没有人会好好照顾她。于是我带着女儿来到金三角,凭我的一身本领混了下来,四处贩卖军火,现在在我住四层的别墅,地下室的武器足够装备一个加强营。

“本想这是我最最后一趟买卖,等平安回去了就金盆洗手不干了。给我的女儿置办嫁妆,让她漂漂亮亮地出嫁,从此不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生活。”

“你的女儿一定很漂亮吧!”

“是啊。只不过漂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,她已经被你打死了。”

刘汉轻轻抿着嘴唇,摇了摇头,他明白左三的意思。自己已经将他活下去的希望击碎了,他已经没有脸面回去见女儿了。

“临死之前想听我说句话吗?这句话在我心头憋了二十多年,之前我从未曾和别人提起过。”左三说着将手枪击锤向后扳到待发位置,这样可以缩短手枪击发的反应时间。

“别太多废话了,我是军人而你是通缉犯,你我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”刘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“我转身从一数到三就开枪,你最好在数‘二’的时候痛快点,开始吧!”

侦察兵做了这大半辈子最艰难的一次转身并大声喊道:“一、二……”

左三也立正姿势站好,迅速举起了手枪,大喊了一声:“当兵难啊!”

“啪!”一声清脆的枪响,血浆四溅,左三慢慢放下了手中的枪,缓缓倒下。天亮了,幸存下来的“七把刀”也默默地打算离去,他该回去看自己的老婆孩子了,他出门已经够久够远了,是该回去了。

一路上几个人默默无语,地平线上雪王狼群排成一线为将要离开圣地的人送行。

“我昨天做了一个梦,恍惚中好像看到了一双眼睛,那样的幽深,我不知道是谁的眼睛,一会是一双人眼,一会是一双狼眼。它远远地盯着我,再后来我就看到了一颗子弹高速向我飞来,‘砰’的一声钻进了我的脑门,我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,我的身体向天空飞了去,一直飞、一直飞……”“七把刀”讲着他的一个奇怪梦境。

“可能是睡觉的时候没有盖好被子吧!”黑雅调侃道。

快到公路了,是分别的时候了。

“什么时候还会见面?”尼泊尔雇佣兵问。

“不知道,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!”刘汉若有所思。

“记得时刻保持心情愉快,永远

都别说‘这是最后一次’,这句话可是忌讳中的忌讳,说出这句话的人,几乎都会在最后一次任务中栽跟头,所以我要提醒你,我亲爱的中国朋友。还有一条希望你也要牢记,你在处理猎物时,你自己也是猎物!”

“谢谢!我记住了。中国有句老话:送君千里,终有一别!走吧,只要有缘总会再见的!”

“七把刀”笑着转过身迈开了步子,突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,转身取下背后的长弯刀握在手里,大步又走了回来。

“这把刀送给你,我以后再也不用着它了!”“哈哈,好朋友,你忘了你提醒我的话了?永远不要对自己钟爱的‘朋友’说‘用不着’,否则它真的会离你而去。它可是你最好的伙伴!拿回去吧,有你用得着的时候,我有自己的‘伙伴’。”说着刘汉指了指皮袄下面的十字弓和三棱军刺。

“七把刀”有些伤感地笑了笑,粗糙的脸上荡出了一双酒窝。接着他的眉心突然间被开了一个黑色的小洞,鲜血像皇冠一样喷涌开来。片刻后刘汉反应过来,忙上前弯腰接住了他瘫软下来的身子,他已经停止了呼吸,子弹令他即时死亡,耳旁这才传来了自己十分熟悉的声音,是枪声,是步枪声,狙击步枪声,准确地说是KBU88的闷响。

此刻这个身经百战的狙击手感觉时间好像一下子变慢了,他慢慢地放平“七把刀”的身体,花了好长时间才条件反射似的向子弹袭来的方向望去,远处一片土丘后亮过一丝闪光,稍纵即逝。

八百米外,神秘人和他的访客依次站直了身子,枪手收了长枪背到身后,对自己的观察员说道:“走吧!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!”“任务简报带来了吗?”“带来了,你自己看……我觉得总部给我们的任务很蹊跷,任务确实不同以往……”



颜栋 著  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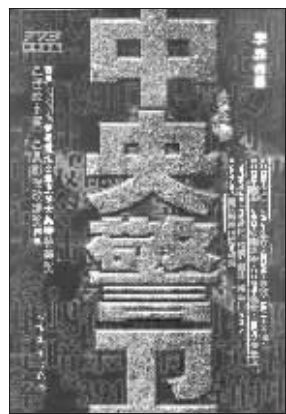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

公元2004年夏秋交替之际,一所著名大学的地质考察队在藏地神秘失踪,此事牵动了救援组织的关注,也引起了文物探子的注意。这一事件的核心聚焦在偶然发现的失传多年的藏御火疗之法上。藏御火疗是藏医学与古代玄学相融合的载体,谁能得到宝贵的藏御火秘籍,谁就得到了了解神奇藏地的一把金钥匙。

与此同时,一名叫刘汉的侦察兵,也鬼使神差地加入到寻宝的行列中……

上期回顾

刘汉追赶着一个神秘人进了山洞,两人展开一场殊死搏斗,但结果却是悄然罢手……



李异 著  
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1964年10月16日晚,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当日,台州公安处获知国民党精英特务组织“蜥蜴小组”在辖区沿海登陆,但随后神秘消失。“蜥蜴行动”的目标是暗杀即将南巡视察“391”工程的中央M首长。于是,中央警卫局紧急派出反暗杀小组103前往台州。就在103小组接近蜥蜴核心时,却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圈套之中……

上期回顾

103收到一封匿名信,被告知“魂字方案”,蜥蜴准备向灵潭水库下手。103查出匿名信是由从台湾回来的无线电专家陈思所为,赶过去的时候,才知道,陈思已经被两名警察带走了……

# 东海理发店内藏着一台发报机

4

畅销小说

1964年10月17日22:08。黑暗,寂静,仿佛世界死亡了。

开门的声音,脚步的声音,有人过来了。陈思拼命挣扎起来。

眼睛上和嘴巴里的布条被扯掉了,陈思终于能从窒息的状态中透口气。缓过神来,面前站着两个人,正是绑他来这儿的警察。

“说,你是怎么得到电报内容的?”其中一个厉声问。

“同志,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……”陈思说,话音刚落,肚子上被狠狠地揍了一拳,疼得他差点背过气去。

陈思只好把从收音机里收到电波的情况如实交代了。但两人不信,又挨了几拳。

“我……真不是……特务……我说的……都是事实。”陈思极力辩解,他知道,在这个年头,被定性为特务会是什么样的下场。

两个警察终于停止了殴打,大概他们也觉得,这家伙不像在撒谎,更没那个胆。两人嘀咕了几句,又封了陈思的嘴巴,蒙住眼睛。

陈思听见关门声,两人已经离开房间,便努力把脸往墙上蹭,终于把蒙布蹭开了一道缝,这才有机会真正看清自己的这间屋子——是间木屋,里面的摆设杂乱无章,柴房都不如,根本不是派出所或公安处。

但那两个警察没有走远,在外间堵着呢。他这才意识到,他们其实不是警察,既然不是警察,那就是……

陈思想到这里,不禁背后发凉,毛骨悚然。

快半个小时了,陈思在努力寻找机会,但是机会几乎等于零。那两个假警察像两个门神似的挡住了唯一的出口。

陈思从零零碎碎的对话中揣摩出来,他们还没杀他灭口,是在等上面的命令。陈思明白现在能救自己的,只有自己。

木屋的角落里堆满了杂物,陈思意外地发现,角落里扔着一台老式真空管收音机,心里一动,慢慢挪到收音机边上。在战争年代,利用这种收音机改装发报的潜伏间谍多如牛毛。

陈思心中窃喜,观察了一下动静,假警察并没有发觉。他立即趴在地上,使劲用牙齿和绑着腕的手拆开收音机。

终于,收音机的外壳如愿打开了。找到关键元件,重新改造电路,接线,取出两节看上去已经烂了的电池,搭上。陈思的心跳到了嗓子眼,千万不要没电!

电池正极与细铜丝相触,啾啾两声,闪出极其微弱的火花。太好了!陈思鼓起了新的希望。

竖起收音机天线,用铜丝点触电池,三短三长,……S……O……S……陈思的手禁不住颤抖,但他努力控制住自己。

这是他生的希望,惟一的希望。

陈思被解救的那一刻,刚好是那两个假警察把毒针针尖对准他颈部的时刻。他的秘密被发现了,假警察已经等不及“上面”的命令,决定马上消灭他。

谢天谢地,他们的毒针还没扎下来,门就被踢开了。五六个警察举着枪冲进来。

陈思和两名假警察都被带回了公安处。公安处收到他那微弱的求救信号,其实是歪打正着,许则派了无线电侦测小组布置在唐小六特务电台周边,结果就听到了陈思发出的信号。于是,定位、追踪、解救,一气呵成。

陈思的笔录跟103小组的推测几乎一样,只是通过收音机收到电波。

1964年10月17日22:16。陈思的被杀、田顺的自杀、杨秀英的可疑,就像三个点,杜丽在纸上画了又画,结果画出了一个三角。

陈思是在杨秀英家附近被杀的,杨秀英可能是田顺的姘妇,而田顺又是公安处负责蒲草山“监狱”安全工作的领

导。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其它隐线?

连夜审讯田顺的老婆梁萍。经过杜丽苦口婆心的劝说,梁萍终于提供了一条有用的线索:田顺特别喜欢理发,喜欢去一家叫做“东海”的理发店。

“东海”理发店位于芝麻街小公园的入口处,与杨秀英家相距不过两百米。从工商部门调取的登记资料显示,经营者是一个叫唐小六的四十五岁男人,此人尚未结婚,解放前曾是台州三青团的骨干。从经历看,唐小六是潜伏特务的嫌疑很大。

杜丽跟坐镇在公安处本部的杨林商量,为了不打草惊蛇,决定先由她潜入店内暗察。

1964年10月17日22:40。东海理发店很小,一间独立店面,老老旧旧的,楣上挂一块大写“剃头”的红招牌。

杜丽从窗口潜入东海理发店。她打开手电,机警地查看,细心地搜查店里每个角落。当打开理发工具台的最后一个抽屉时,杜丽感觉有些不对,摸着,似乎木底子比较厚,用指节敲了敲,空空地响。她试着把底板往后推了推,轻松就推开了,露出一个夹层,果然有东西。

一枚钥匙。

是哪里的钥匙?为什么要藏在夹层里?

正当她疑惑时,忽然听到门外有动静。杜丽连忙熄灭火电,躲入洗头帘后。

门开了,灯开了,一个老头进来了。是唐小六,虽然只有四十五岁,但秃了顶,看上去足足五十多岁了。唐小六显然没发现屋里进了人,把门反锁上后,径自走到工具柜边,取出那把藏着的钥匙。径直走到理发镜前,双手往旁边一推,竟然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。唐小六爬了进去,消失在洞口。

杜丽持着枪,蹑步走到洞口,向下瞄去。原来是个暗道,通往地下的密室。侧耳倾听,有声音从地下传来。杜丽惊喜万分,是收报声,嘀嗒,嘀嗒嗒

……特务的秘密电台!

过了十多分钟,唐小六出来了,拉回镜子,放好钥匙,就关灯出门了。

估计唐小六走远后,杜丽取了钥匙,进入那个暗道。下面是一扇用铜锁开门后,才发现是一间小密室。只能放一张桌子和凳子。木桌上有一台美产MF-6型快速收发报机,看来是最近才换的,挺新,这种新型发报机很难被追踪。

电报机前有一叠白纸,是唐小六用来抄写电文的,第一张已经撕走了,杜丽撕走了第二张。只要唐小六在第一张纸上写过字,即使用密写墨水,也不管有多轻,她都能还原它。杜丽还分析了电台所用的频率和波段,有了这个,再加上电台所处的具体方位,监控就容易反掌了。

经过杜丽的努力,唐小六桌上那第二张纸上隐藏的字迹终于在紫光灯下显示出来,十二个字,两个标点:“米兰将到外婆家,请酌时拜访。”

1964年10月17日23:23。103小组开了个内部分析会,杜丽发现唐小六特务电台,是个关键性的突破,令全体组员精神大振。蜥蜴终于露出了尾巴,这次没断,活生生地长在屁股上呢。

“通知各派出所和街道治安点,对外来人员与临时居住人员实行严格审核控制。在此过程中注意尽量不要扰民。”会后,范哲作了新的布置。

范哲决定,秘密逮捕杨秀英,从她口中打开另一个通往蜥蜴组织中心的人口。另外,跟踪唐小六,找出家。道理很简单,唐小六的角色是通讯员,既然收到了命令,肯定急于把这个命令交给执行人,我们只要跟着,以逸待劳,就可以了。

接着,范哲去看了陈思,当他故意把特务电台的型号透露给陈思时,哪知道这个无线电专家直摇头,他愿以人头担保,一口咬定收到的电波绝不是MF-6型快速收发报机发出来的。

如此肯定,让范哲心里也打了鼓。难道还有另一个电台?